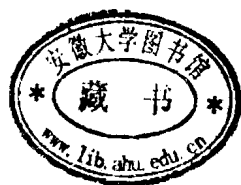


縫身

韩
丽
珠

缝身

韩
丽
珠



重庆大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缝身 / 韩丽珠著; 一重庆: 重庆大学出版社,

2012.3

ISBN 978-7-5624-6409-9

I. ①缝… II. ①韩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2) 第031953号

本书中文简体字版经厦门外图集团有限公司由韩丽珠授权

版贸核渝字 (2011) 第224号



缝身 Feng Shen

韩丽珠 著

特约策划 赖天成

责任编辑 王 卉

装帧设计 陈巧颖

重庆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

出版人 邓晓益

社址 (401331) 重庆市沙坪坝区虎溪大学城重庆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

(重庆市沙坪坝区虎溪大学城西路21号)

网址 <http://www.cqup.com.cn>

印刷 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: 850×1168 1/32 印张: 6.25 字数: 100千

2012年4月第1版 2012年4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624-6409-9 定价: 28.00元

本书如有印刷、装订等质量问题, 本社负责调换

版权所有, 请勿擅自翻印和用本书制作各类出版物及配套用书, 违者必究

目录

I	I 鱼遇
19	II 论文大纲一
27	III 独脚
73	IV 论文大纲二
81	V 安魂
117	VI 个案研究一
131	VII 倾斜
165	VIII 个案研究二
175	IX 标本
185	【后记】
	人们其实没法选择自己的梦

I 鱼 遇

门铃响起的时候，我知道他们已经站在门外。那是一个下着黄梅雨的午后，霉菌生机勃勃地繁衍。微一直都是个守时的人，但我没法想象，与她连接了身体的人，跟她有着相同的习性。

“他们果然依时到来。”他盯着大门上方的时钟说，而且无法掩饰语气中的失望，又不期然挪动了一下身子，终于扯动了我们胸腹间共同的伤口。为了应付他们来访，他不得不牺牲了在午间安眠的时间。要是在别人特意来探望的时候，我们其中一人竟然在昏睡状态之中，实在太不成样子。

手术后不到一个月，我们几乎吃光了所有医生处方的安眠药。早在进行手术之前，我跟他便订下了协议，在手术后的过渡期，维持轮流入睡的习惯，为了腾出空间接纳彼此的身体，也为了让醒着的人拥有独处的余裕，或许更为了，让彼此仍然能在不同的时间做不同的梦。

医生把那瓶淡褐色的药丸交到我们手里时说：“药物能使你们坦然面对身体上的不适，包括轻微但磨人的炎症。”我看到他宽阔而对称的肩膀，他拥有的是单一而完整的躯体，在白色的袍子和口罩的掩盖下，没有暴露任何明显的伤疤，使我怀疑，那么年轻而身子从没有被切割或剖开来的医生，是否能切切实实地体会连体后的状况。可是他的语调笃定得不容拂逆，使人对于质疑的念头，产生罪疚的感觉。

确实，虽然从医院回到家里以后，我们没有一刻不被身体各处如蚂蚁奔窜的刺痛缠绕，总是没法适当地安放手和脚，甚至无法敏捷自如地活动，可是在每一次冲突快要展开时，我们其中一人便会吞服那淡褐色的颗粒，很快，焦躁会被昏昏欲睡所取代。因此，我们从没有吵架，也没机会说出让自己后悔的话。当我们谈及这一点，便会感到难得的快乐，那快乐近乎骄傲。

门打开了，微和一个男的站在昏暗的走廊，捧着一个硕大的篮子，篮子内挤满了碧绿色的饱满的苹果，苹果映照着他的脸，使微的笑容看来热情而陌生，我不禁感到吃惊，但令人讶异的并不是他们的笑意，而是他们的身子紧挨着，身上的衬衣却有着耐人寻味的缝口，即使那么隐蔽，却还是被看到。可以想象，在衣服的掩盖下，两个体格迥异的身体，都在胸腔的位置钻了一个洞，把二人

的皮肤、肌肉、软骨和组织缝合，像一道短小的桥梁，把他们系牢了，此后，他们只通向对方。

手术完成后，我和他便小心翼翼地回避各式的玻璃和镜子，在洗澡和更换衣服的时候，都垂下眼睛，以免从水中或窗子看到自己赤裸的倒影。可是当我们打开了门，第一对来访的客人却使我们猝不及防地瞥见了那个隐秘的部位。我们侧身让他们穿过狭窄的玄关，走向客厅的中央。他们一起坐在沙发上，其中一人说：“这真是一所别致的房子。”

我们把咖啡端出来时，雨已经愈下愈凶，像许多坚硬的豆子纷纷扑向地面，又砸向玻璃窗。他和那男的对于家中的音响器材充满好奇，愈谈愈起劲。微凑近我的耳朵问：“觉得痛吗？”这是一个禁忌的问题，而且她的神情，使我想起不知多久以前，我们窝在宿舍里，一边抽着自己卷的草烟，一边议论学系里的教授和同学，以及没完没了的论文，窗外也时常爬满暧昧的雨丝。

“说不上是痛苦。”我压低声线，说话便迅速被暴烈的雨声淹没。“只是时常感到头颅、肩膀、胸腔、锁骨，肚腹和四肢确切地存在，像驮着一个过于沉重的背包。”我无法不怀念手术前的日子，轻省得使人感到，自己其实只是一束没有重量的灵魂，横过斑马线，或拐进一幢大厦的背面，便有可能消失在原有的世界里，但

我按捺着，始终没有把话说出。

“增加重量并不必然是负面的事。”她的眼珠溜向那男的说，“只有稳靠地站到地上去，才可走到更远的地方。”我始终看不透，她的眼神包含着的是防备，还是管制的意味。

他们喝光了咖啡以后，便一同站起来告别。我跟他把头颅并拢，站在窗前，待他们经过大厦旁的街道，便向他们挥手。

“无论走到哪里，他们都有着整齐而一致的步伐。”我说，而且不禁为自己感到羞愧。

“不过是一种久经训练的表演罢了。”他不以为然地说，“那些在连生生活里沉浸已久的人，都喜欢这样的把戏。”

我看着他们的身影消失在街道的拐角处，感到有某种熟悉的东西，已永久地远去。然后我忽然想起，微曾告诉过我，那男的名字，但我还来不及搞清楚，是“具”、“巨”还是“炬”，他已经成了她没法割舍的一部分。

他拖着自己和我的身子倒在床上时，看来已困得无法忍受。我在午夜入睡，而他的睡眠时间由上午开始。我们从不曾向对方查问，只有一人清醒着的时候，都在做什么。雨停歇了以后，淡薄得几乎无从察觉的阳光，投射在白色的墙壁上，照出了我们的影子。我盯着它看，仔细地观察那形状、线条和颜色，竭力寻索它原本属于什

么东西，一个帐幕，一座奇特的山峰，或史前的恐龙。然后我看到自己缺乏血色的脚掌、蓝色的袜裤、他曲起来的膝盖、格子上衣、搁在我肚腹上瘦长的手臂，忽然，我感到一切都遥远得像属于另一个星球。我不知道为什么自己会被困在这样的身体里。



这并不是我的选择，也不是这里任何一个人的选择。必定早在很久之前，这样的安排便已经确定，而我们的工作就是共同承担责任。这样的逻辑，并不只是把身体缝接到另一个人的身体之上，还是世上许多别的事，例如出生，例如成为一个人，一个女的，或男的。

但我曾经以为，可以逃避跟它们连上关系。当然那已是多年以前的事，当我跟城市内别的孩子一样，还没有进入成年期，享受着短暂而有限的自由，这些事情仿佛都存在于一个离家太远的区域，使我们能保有一种虚妄的想象，在我们成长起来而不得不面对它以前，或许一切已经改变过来，或许我们已经夭折。

那时候，某种声音像深邃的海，把我们包围，甚至淹没。那是像火车沿着发锈的轨道从远处驶近的隆隆的声响，最初，我只是

偶尔在教室内走神时才隐约听见，后来，在放学的时候，经过两旁都是大厦的街道，声音似乎从每一扇打开了的窗子奔窜出来，然后我走进自己居住的楼宇，经过狭窄的走廊，从每一个单位传出的轰隆轰隆的巨响就像快要碾过我。我掏出了钥匙，旋开了房子的门，却发现那里堆满了塑料袋和不同形状的布幔，母亲坐在一堆杂物的中央，皱着眉，声音源自她使劲操作的一部簇新的脚踏缝纫机，很快，本来什么也没有的一幅白布上，便被拖曳出一列血红的线。

“这里终于恢复了一点点热闹的景象。”那天晚上，吃饭的时候，母亲看着刚刚完成缝制的一堆病人服装说。那是母亲脱离长久的失业时期的第一天。自从这里制造各类物件的工厂，纷纷迁到生产成本更低的地方去，她便像这里所有的制衣女工，再也找不到一份固定的工作。可是在缝身法例正式颁布后一星期，医院便以外判工的形式聘请她，只要她能在限定的时间内，赶制出一批缝身病人服，以应付第一批进行接合身体手术的病人需要，她便会得到相当于全职员工的收入。那一年，许多从前被迫提早退休的医护人员纷纷被重召回到原来的岗位，待业了整年的医科毕业生也找到了工作；部分陷入了财政赤字的汽车生产商，因为一批设有连体座椅的新型号座驾而接获超额预购，令业务重现生机；赋闲已久的室内设计师、装修工人、建筑师和在工地工作的人陆续投入不同的楼宇翻

新和改建的工程之中，例如加宽所有的出入口和通道，使相连着的人能顺利通过，而濒临停业的家具店，都为了制作数以千计的，供连体人士使用的椅子、桌子、马桶、浴缸和盥洗盆等用具而重新招聘员工。

“嘈杂的环境，代表这里的就业情况已逐渐改善。”清洗盘子的时候，母亲这样告诉我，人们曾经为了马路上飞驰的车辆、交通灯的信号、工地挖泥和打桩的声音，以及制造业发出的各种无法名状的巨响，跑到街上抗议超于正常分贝的噪音，不但影响了他们的听觉，使他们再也无法准确地理解他人话里的含义，而且，他们的神经也逐渐陷入衰弱的状态里。可是，当各式各样的生产项目逐一暂停，人们才惊觉，尖锐的死寂，原来比纷纷攘攘的声音更使人无法忍受。

在一个探讨缝身法例的时事节目里，被邀请做嘉宾的心理学家却反驳了立法只是为了经济考虑的说法，他认为现代社会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危机——形同虚设的婚姻制度、种族的矛盾、贫富悬殊，以及各种巧立名目的战争，其实是源于每个个体，先天性的匮乏无法得到满足所致。

“没有任何人是完整的。”他说，这是目前的制度无法填补的空白。“只有通过另一个身体接合，在经历过反复不断的愉悦、心

碎、融合和纠纷以后，才有可能迈向彻底的圆满。”面对主持人质疑缝身带来的种种难题时，心理学家再次申明自己的主张。

反对党派的领袖深切的忧虑却始终不曾被理解，甚至没有引起足够的注意。他说，这是一个深谋远虑的政治游戏，为了使人们淡忘争取多年的城市独立议案，政府便提出各种主张，使人们把生命里的精力全都耗在跟别人的身体互相纠缠和排斥之中，再也没有余裕关心身处的社会状况。他忧心如焚地表示，法例通过了以后，人们将会因为身体的疼痛或障碍，再也无法参与游行。

只有环境保护者始终对于法例抱持乐观的期望。“那时候，两个身体被接合了的人，将会一起洗澡、用膳、乘车，无论汽油或水，都远低于分别使用的分量，而且，独居的人数将会大幅减少，节省了不必要的空间和家具。”她这样描述未来的理想蓝图。

对于各种纷呈的说法，几乎从没有人清晰地表示赞成或反对。很久以后，当我踏入了成年的阶段，才明白对于各种我们无法真正参与其中的政策，只有保持不置可否的态度，才是最后也最奏效的方法，保障仅余的自由——无可无不可地顺从，或仔细地搜寻法例的漏洞，不着痕迹地逸出它规管的范围。

为了确保制成的病人服没有足以被扣减工钱的瑕疵，每个完成了工作的黄昏，母亲都要我把那些白色的衣裤逐一套在身上，给她

仔细地检查。可是我的身体只能填满那衣服的一半。有时候，她任由那两只空荡荡的袖子和裤管曳在半空或地板上，有时候，她干脆跨进那衣服的缺口内，用自己的身子撑起它，然后，她的眼神便会变得异常复杂，像一个我从不认识的人。

随着每天试穿的货物愈来愈多，母亲给我的赏钱也相对地增加，我把钱攒下来，买了一面长方形的镜子，挂在衣橱的门上。每天清晨，从梦里醒来以后，我便站在那面镜子前，像母亲检查衣服那样，检视自己种种难以察觉的变化。不久，我买下不同颜色的衣服，还有胭脂、口红、眉笔、粉饼和眼线液，偶尔，用那些东西试图把自己改变成另一个人。母亲总是漫不经心地站在一个可以盯着我的位置，脸上满是不以为然的神情。

立春的晚上，我站在镜子前，母亲把一件刚刚缝好了的病人服罩在我身上，忽然有些什么令我们不约而同地感到震慑，不知自什么时候开始，我的身高已经快要符合衣服的尺寸。“只差那么一点点。”母亲以小指比了比。

“是潮湿的天气使身体发胀吗？”我问。可是她并没有回答，径自穿上了衣服的另一半。我注视着镜中的影像，仿佛跟她在扮演某个连体的角色。然而不消一阵子，她头上的灰发、脸上的细纹和松弛的颈部便无比清晰地镜子中展现，像刺的尖端。她的眼神再

次失去了焦点，像个陌生者。我一直不知道那是表示失落，对于她的年纪已超过能进行缝身手术的上限，还是庆幸，她可以置身事外。后来的经验却使我渐渐靠近了那种失神的状况，每个人都有着属于自己的无法言喻的难题，没法跟任何人分享，也不应指望任何人能分担。

那时候，我只是明白了，为什么母亲总是在我察视皮肤或头发的状况，配衬衣服和鞋子时，流露出冷漠的神色。她必然早已洞悉了，表相的不可可靠。每个星期一的早上，当她把完成缝制的货物送到医院的接待处，总是无法按捺心里的冲动，利用各种巧妙的借口，在医院里纵横交错的走廊，甚至禁止访客进入的地方游逛。她制止不了好奇的眼睛，因此看过太多容貌标致的男女，他们紧绷无瑕的皮肤、修长的四肢和结实的肌肉，都会在某个特定的日子里那个预约了的时间，被锋利的手术刀剖开，再以针和线缝合，而伤口愈合后的疤痕，得看他们碰到的医生那天置身在怎样的氛围里，烦扰、恼恨、平静或漫不经心，都会影响他缝合皮肤的针步，而这一点，却不由那躺在手术床上的人控制。

“无论他们碰到的医生是一个怎样的人，身体经过切割以后，完好的部分也会慢慢枯毁，像插在瓶子内的花，灿烂得非常短暂。”母亲说。我总是希望能忘掉她对我说过的话，可是后来我再也不能

把剥离了主干和根部的植物带回家里，因为它们看起来，跟我在街上碰到的每一个路人那么相像，使我深深地惧怕。

“这不会使你得到长久的好处。”母亲常常注视着我的梳妆台说，那上面有许多东歪西倒的瓶子，瓶子内有不同颜色的粉末和液体。

可什么是绝对的益处呢，我一再细想，却一无所获。



决定进行手术之前，我和他先申请办理更换身份证明文件的手续，为了一个全新的、共同使用的名字。我们都同意，放弃各自旧有的那一个。“反正，以后再也没有人会只叫唤我们的其中一个，要不，那是我们，要不，我们两个都不是。”他说。我并不肯定，但也找不到理由坚持自己的想法，于是我怀疑，其实我并没有真正属于自己的想法。

收到新的身份证之后，我把它藏在抽屉的角落里。就像许多人无法在任何情况下流畅地背诵自己的身份证号码，我也常常想不起自己的新名字。在各种场合碰到刚认识的陌生人，当他们想知道我的名字时，我便陷入了一片尴尬的空白中难以自拔。渐渐地，对于